

第一章 兩小無嫌猜

須州，善有寺。

「二小姐，這部經文這麼長，不如您先抄一半吧，剩下一半待下回來再抄。」靜室裡，白家奶娘站在案桌旁勸著自家小主子。

「奶娘，我想抄完這整部經再回去，方才我聽寺裡的師父說，這抄寫經文能積福消業，我想為爹娘祈福，總不好先祈一半，剩下的一半下回再求吧。」雖年僅七歲，白蘊惜模樣已出落得十分秀美清麗，不難看出將來定是個美人胚子。她的性情就如同她的嗓音一般柔柔順順。

奶娘聽她這麼說，只得答應了她，「我也是擔心您會累才這麼勸您，既然您有這份孝心，那咱們就抄完經再回府去吧。」

「嗯，那我要專心抄經了，妳們別吵我。」她提起筆蘸了墨汁，在紙上一筆一劃工整的抄寫著一旁向寺裡師父借來的一部經文。

奶娘與另外兩個婢女在屋裡閒著無事，坐在一旁候著，只差了個小丫頭在案桌旁替她研墨。

靜室裡一時安靜無聲。

白蘊惜端坐在椅上抄寫了幾頁經書，忽聽砰地一聲，擱在牆邊的一只半人高的櫃子裡猛然滾出一物，嚇了白蘊惜一跳，她還未瞧清是什麼，就見奶娘與幾個婢女七手八腳地抄起手邊之物朝那裡砸過去。

接著她聽見奶娘喝問：「你是何人？為何躲在櫃子裡？」

她舉目看去，這才發現從櫃子裡滾出來的竟是個男孩，年紀看起來約莫長她數歲。他俐落的躲開幾人朝他砸去的物品，卻不慎被替她磨墨的侍婢所扔去的墨條給砸到臉，在臉上留下漆黑的墨汁，他一邊抬手抹著，嘴裡一邊罵罵咧咧——

「住手，妳們幾個臭娘們，小爺我好端端在這兒睡覺，哪兒礙著妳們了？」

瞧見他越抹越黑的臉，那模樣十分滑稽，白蘊惜忍不住噗哧笑了出聲。

望見她笑，他氣呼呼的瞪著她，「妳笑什麼？」

「你的臉都黑了。」

「還不是妳們幹的好事！」

白家奶娘見他不過是個十來歲的少年，也沒再動手，質問他，「小子，你怎麼會躲在這靜室的櫃子裡？」

他氣惱的罵道：「是小爺先來這兒的，我好好的在櫃子裡睡覺，不小心摔了出來，就被妳們幾個臭婆娘不分青紅皂白的拿東西砸我！」

瞧見他穿著僧衣卻未剃髮，說話又粗俗，奶娘狐疑的問他，「你是寺裡的小和尚嗎？怎地未剃髮？還躲到這兒來偷懶。」

「我是住在這兒，但我沒要做和尚。」說完，他朝白蘊惜望過去，見她還在笑，罵了聲，「妳笑夠了沒？我這模樣有那麼好笑嗎？」

「你的臉黑漆漆的，是很好笑。」白蘊惜老實回了句，說完，掏出手絹朝他走過去，柔亮的嗓音帶著善意說道：「我幫你擦乾淨吧。」她來到他跟前，拿著手絹往他臉上仔細擦著。

那少年彷彿僵住了，整個人一動也不動的睜大眼，任由她幫他擦臉。

須臾，他猛地回過神來，面紅耳赤的轉身跑了出去。

「噫，他這是怎麼了？我還沒幫他擦乾淨呢，他怎麼跑了？」白蘊惜納悶的問道。白家奶娘沒漏看那少年漲紅臉的模樣，笑道：「二小姐幫他擦臉，那孩子八成是害臊了。」

另一頭，害臊的少年剛跑出去就被寺裡的一個和尚發現，叫住他。

「開平，方丈罰你抄經，你又上哪去躲懶了？」

「我這不是要回去抄經嗎，對了，了意師父，那間淨屋裡的姑娘是誰？」崔開平指向白蘊惜所在的靜室問道。

「那是須州太守白大人家的二小姐，她借咱們的靜室在裡頭抄經。」回答了句，了意師父瞅見他滿臉紅通通的，關切的問了聲，「你臉怎麼這麼紅，可是身子哪兒不適？」

他抬手摸了下自個兒臊紅的臉，「沒事，我去抄經了。」想起適才那白家二小姐給他擦臉的事，他聽見自己的胸腔裡像是藏了夏天的蟬鳴，鼓噪得很厲害。

後來，每當她再來寺裡抄經時，他總會尋機在她面前晃蕩，藉故與她攀談兩句。若是能見到她，再與她說上幾句話，那一日他就會覺得比白撿了銀子還要快活，能多吃上兩碗飯。

須州城裡，已十三歲的崔開平倚著牆角翹首望著白府的方向，等了半晌後，他回頭詢問身邊另一名身量矮胖的少年。

「虎子，你說白二小姐今兒個會上街，這咱們都等了這大半天，怎地還不見她出門，你是不是記錯時間啦？」虎子的爹數年前向善有寺承租了一塊耕地，他家沒什麼親人，他爹娘在下田耕作時便把當時還年幼的虎子暫時寄在寺裡，他跟虎子算是一塊長大的玩伴。

虎子撓了撓厚實的下巴，噉著嘴回道：「我記得青兒昨兒個回去時，確實是說她家二小姐今日會出門的。」青兒是白蘊惜身邊服侍的一個丫鬟，她爹娘就住在他家隔壁，自打知道這事，開平哥就常來找他探聽白家二小姐的事。

虎子剛說完，崔開平就見到白家大門抬了兩頂轎子出來，幾名丫鬟跟在轎邊，他連忙扯了虎子，清俊的臉上咧著嘴笑道：「出來了，咱們快跟上去。」

兩人躡手躡腳的一路跟在轎子後頭，來到一處首飾鋪。

崔開平拽著虎子躲到一旁，瞅見白蘊惜從後面那頂轎子下來，前面轎子裡下來的則是她的姊姊白昭嫻。

見白家姊妹一前一後走進首飾鋪裡，崔開平也跟著走到鋪子門邊，偷偷往裡頭覷著，想多看白蘊惜幾眼。

白家姊妹在幾名婢女的隨侍下，在鋪子裡挑著首飾。

崔開平的目光眨也不眨的癡癡望著白蘊惜，只覺得他家蘊惜真是越長越好看，那眼那眉那嘴，無一不恰到好處。

白蘊惜渾然沒發覺有人在窺伺她，挑了枚蘭花的髮釵往自個兒頭上比了比，問一旁的丫鬟，「青兒，妳瞧這蘭花的髮釵好看嗎？」

青兒瞧了瞧，稱讚道：「好看，這上頭的蘭花雕得十分細緻，很適合二小姐呢。」聽見她們主僕的話，在另一邊挑首飾的白昭嫻走過來，從白蘊惜手上逕自搶走那髮釵，看了一眼後，蠻橫的說道：「這髮釵我要了。」

「大小姐，那髮釵是二小姐先看上的。」青兒說道。

「我就是喜歡這髮釵怎麼樣？」白昭嫻扭著腰睨瞪著妹妹，霸道的出聲，「雖然大哥說讓咱們倆來這裡各挑一件首飾，做為咱們十歲的生辰賀禮，但妳別忘了，他可是我的親大哥，要挑首飾當然得我先挑。」兩人的生辰只差一個月，是以她大哥讓她們兩人一塊來挑生辰禮物。

身為太守家的千金，她們自然不缺首飾，但這是兄長送給她們的生辰賀禮，意義自然不同。

青兒忍不住回了句，「大小姐您怎麼能這麼說，大少爺也是二小姐的親大哥啊。」雖然兩人是同父異母，但也算是親的啊。

「那怎麼能一樣，我大哥跟她可不是同一個娘生的。妳這丫頭再敢胡亂插嘴，看我不讓人打爛妳的嘴。」白昭嫻沒好氣地罵道。

白蘊惜心知青兒是為她不平，但為免她真惹怒脾氣不好的姊姊，挨了罰，趕緊攔著青兒不讓她再開口，溫言細語對姊姊說道：「姊姊莫怪青兒，她向來口沒遮攔，那蘭花髮飾既然姊姊喜歡，那就拿去吧。」

見她退讓，白昭嫻哼了聲，拿起那枚蘭花髮釵往自個兒的頭上插去，命人取來鏡子給她看。

在門外的崔開平覷見白昭嫻欺負他家蘊惜，一口銀牙都快咬碎了，他氣極反笑，大咧咧的走進鋪子裡，先朝白蘊惜和青兒眨了眨眼示意她們別說話，接著便對著攬鏡自照的白昭嫻嘲笑了一番。

「嘖嘖嘖，這真是好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。」

聞聲，白昭嫻抬眼嗔怒的瞪向崔開平，「你在胡說什麼？」

「我是說妳生得就像一朵鮮花，怎麼頭上居然插了支那麼難看的髮釵，這不就像是人家說的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嗎？」

一旁的白蘊惜不知他想要做什麼，忍著笑聽他胡說八道。

聽他誇自己像花一樣，白昭嫻也沒再怪他亂說話，只笑罵了句，「你不會說話就別胡說，這話哪是這麼說的，不過這髮釵真的不好看嗎？」

「難看，完全配不上姑娘高雅的氣質，插上這髮釵，讓姑娘的花容月貌都相形失色了幾分，我勸妳最好別戴髮釵，省得出去教人見了笑話。」哼哼，她敢欺負他家的蘊惜，看他怎麼收拾她給蘊惜出氣。

「真的嗎？」白昭嫻狐疑道。

「我不會騙妳的，妳若不信，就儘管戴著這髮釵出去吧，被人嘲笑可不關我的事。」說著，他挑了另一支大紅色的牡丹花髮釵遞給她，「這支髮釵才配得上妳，妳瞧這牡丹可是花中之王，這豔麗的髮釵配上姑娘妳如花的容貌，豈不相得益彰。」

白蘊惜瞧了那支髮釵一眼，拿著手絹捂著嘴不讓自己笑出聲，她現下明白他約莫是適才瞅見了姊姊搶走蘭花釵的事，在給她出氣呢，這才刻意挑了支俗豔的髮釵來哄騙姊姊。

「是嗎？」白昭嫻看著鏡子，拿著髮釵往自個兒的髮上比了比，覺得這顏色太紅了。

見狀，崔開平卻佯作一臉真誠的拊掌讚嘆道：「真是絕配啊，再也沒有比這支髮釵更適合姑娘了，戴上這髮釵簡直把妳的美貌襯托得更加出色，讓人見了都移不開眼，不信妳問問掌櫃的。」他吃定掌櫃絕不敢說自家賣的髮釵醜，揚起下顎笑咪咪的問那位女掌櫃，「掌櫃，妳說這位姑娘與這支髮釵是不是很相襯？」

女掌櫃橫了他一眼，她當然不會嫌自家賣的物品俗，配不上白家大小姐，思及那牡丹髮釵做工雖精緻，但因顏色太俗豔且價格又貴，已在她店裡擺了大半年都還銷不出去，這會兒難得有機會賣出去，她也樂得順水推舟，糊弄白大小姐兩句。她臉上堆滿熱絡的笑意說道：「白大小姐嬌美如花，簪什麼髮釵都好看，這牡丹是花中絕色，自然最配大小姐。」

聽見他和掌櫃都這麼誇讚她，白昭嫻再瞧了眼鏡中的自己，忽然覺得這髮釵似乎真的挺不錯，遂棄了那枚蘭花的髮釵，改買這支。

見姊姊不買那蘭花髮釵，白蘊惜便選了那支，在崔開平出去時悄悄向他道了聲謝。能幫到她，崔開平心滿意足的離開。

出了鋪子，他便不滿的啐罵了聲，「虎子，你說那白昭嫻怎麼就那麼可惡，老欺負二小姐。」

虎子憨憨的撓頭，「白大小姐的脾氣確實是不太好，要不，咱們去偷偷打她一頓。」

「我倒是想打她，可師父教我武藝時說絕不能恃強凌弱，所以我不能打女人。」

他自幼跟著寺裡的武僧習武，這武僧出家前曾是江湖高手，因厭倦江湖仇殺，退隱後在善有寺出家為僧。他六歲那年被方丈領回善有寺時，那武僧見他根骨不錯，遂將一身武功全都教給了他。

「那就沒辦法啦。對了，開平哥，你下午不是還要打掃大殿嗎，咱們快回去吧，省得方丈找不著人又要罰你。」虎子一邊說著，一邊拽著他的衣袖往善有寺的方向走去。

崔開平依依不捨的回頭，恰好望見白蘊惜與白昭嫻走出鋪子，他笑咧著一口白牙，抬手朝白蘊惜揮著。

白蘊惜正好看過來，見左右沒人瞧見，也輕輕抬手，微笑的對他揮了下。

這一天回到寺裡，崔開平精神奕奕的把大殿裡裡外外打掃得特別乾淨。

「二小姐，您瞧，那山丘上的春花開得可真燦爛，咱們要不要去摘些回來？」青兒指向附近一座山丘問道。

今日是上巳節，須州城泰半的人家都會出遊踏青，白家也不免俗，白家家主白鼎然也帶著一家子來到臨水邊春遊。

此時已十二歲的白蘊惜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她瞅了眼青兒指的山丘，見春花確實開得很美，頷首道：「也好，荃兒，妳去同娘說一聲，我跟青兒過去摘些花回來。」她差了個丫鬟去稟告母親後，便與青兒往山丘走去。

到了那兒，白蘊惜訝異的發現崔開平竟也在那裡，他手裡還摘了一大捧的花。

瞧見她來，他咧嘴笑問：「二小姐，妳怎麼也來啦？」

說話時，他暗中朝青兒使了個眼神讓她到旁邊去，別在一旁跟著礙事。

白蘊惜沒察覺他朝青兒使去的眼神，溫言說道：「我來摘些花回去，你怎麼也在這兒？」

十五歲的崔開平身量已長開，身軀比同齡的少年還要挺拔高大，此時一臉理直氣壯的回道——

「我是來摘花回去供佛。」他自是不可能告訴她，他兩天前從青兒那裡得知她要來春遊後，就讓青兒在今天把她給引來這兒，想見她一面。

說完，他興匆匆再道：「我的花摘得差不多了，妳若要摘花，我告訴妳哪兒的花開得最多最美，妳跟我來。」

崔開平領著白蘊惜穿梭在一簇簇花叢裡，幫著她一塊摘花，再帶著她去看一窩剛出生不久的雛鳥，一邊朗聲說著自個兒的事。

「……妳不知道那採花賊有多狡猾，他來無影去無蹤，輕薄了好幾個姑娘，衙門的捕快都抓不著他，城裡的姑娘們人心惶惶，我見那採花賊禍害了好幾個姑娘，於心不忍，只好親自出馬為民除害，才三日我就將那採花賊給逮住了。」提起這件事，他清俊的臉上滿是驕傲。

「原來上個月那鬧得人心不安的採花賊，是被你給抓住的。」她看著他在春陽下閃閃發亮的颯爽笑顏，嘴角也不由自主的染滿了笑意。

「沒錯，就是小爺我抓的，再前兩個月我還幫著衙門抓了個江洋大盜呢……」她聽著他滔滔不絕的說起怎麼抓賊的事，一時聽得入神沒留意到腳下，一個踩空，摔下一旁的山坡。

「啊——」她慘叫一聲，以為不死也得摔成重傷，不想下一瞬，他竟跳下來抱住她，將她的身子緊緊的護在他懷裡，一路滾到山坡下。

白蘊惜被護著，並未受什麼傷，可發覺自己被崔開平牢牢的抱在懷裡，她滿臉熱燙得說不出話來。

兩人對視一眼，呆怔一瞬後，她羞窘的離開他的懷抱，發現他衣裳不少地方都染了血，她還沒來得及開口問他，便見他那張摔得鼻青臉腫的臉，一臉關切焦急的望著她，問道：「妳有沒有傷著哪裡？」

他眼裡那濃烈得掩都掩不住的呵護關心，讓她的心彷彿像山丘上綻放的春花一樣，春心萌動。

「我沒受傷，是你傷著了。」她拿著手絹，心疼的替他擦去臉上因擦破皮滲出的血。

他笑得一口白牙閃閃發亮，宛如為自己保護了她的事而高興著，「我皮粗肉厚，這一點小傷不礙事。來，我扶妳上去。」山坡下沒有其他路可走，只能再爬上去。

「二小姐，您怎麼樣，有沒有受傷？」見主子摔下山坡，青兒在上頭擔心的朝下頭喊著。

「我沒事……哎呀！」白蘊惜站起來時，才發現自己的腳踝扭傷了。

他見狀，蹲下來背朝著她，「上來，我背妳上去。」

「不，你受傷了，我可以自己走上去。」她說著，試圖要自己走上山坡。

「囉唆，小爺我武功高強，這點傷算不了什麼，妳快上來，我背妳上去。」他二話不說的拽著她，強行的背起她一步一步往山坡上爬去。

趴在他背上，白蘊惜心尖震顫得厲害，宛如浪潮般一波一波衝擊著，全身更是燙得猶如煮沸的滾水。

這一瞬間，她忍不住想著，今生若要嫁人，她願嫁他為妻。

上完香，白蘊惜如往常那般到靜室抄經。

這回她屏退了隨行的奶娘和幾名侍婢，獨自一人待在屋裡。

她朝窗外瞟了幾眼似是在等著什麼，須臾，擺在牆邊一個約莫半人高的櫃子裡忽然竄出一人。

把她嚇了一跳，在看清那人後，白蘊惜及時捂著嘴才沒叫出聲。

「開平哥，你怎麼藏在櫃子裡？」

「這房裡只有櫃子能勉強藏人。」崔開平揮了揮衣袖，笑咧著嘴走到她面前。

「我還以為你會爬窗子進來呢。」她抿著唇輕笑，以他那性子，爬窗子進來似乎更像他會做的事。

「妳忘了我們第一次見面，我就是躲在那櫃子裡。」就要離開了，他希望她能一直記得他，別忘了他，所以今兒個才又特意躲在櫃子裡。

經他一提，白蘊惜也想起這事，笑眯了一雙丹鳳眼，「那時你躲在櫃子裡睡著了，摔了出來，把陪著我在這兒抄經書的奶娘給嚇了一大跳呢。對了，你寫信說有事要見我，可是有什麼急事？」怕驚動了外頭的奶娘，她低聲詢問。

「我後天就要走了。」崔開平目不轉睛的望著她，貪婪的想再多看她幾眼。

「你要上哪去？」白蘊惜詫問。

「我要去從軍。」他抬起下顎，一臉驕傲。

「從軍，你想上戰場殺敵？」

他雙眼熠熠生輝的說道：「沒錯，我日後要做個大將軍。」寺裡的和尚教他讀書識字，但他書讀不來，自知不可能考個狀元。為了要娶她為妻，他不得不豁出性命去拚搏，如今她已十四歲，再過幾年就將婚配，不能再拖下去，他得去拚個功名回來才有資格娶她。

「大將軍不是那麼好做的。」她不想他上戰場，她聽爹娘說過戰場那種地方有多凶險，去了未必有命能再回來。

「妳這是不相信我能做得了大將軍？」

「不是。」她只是不希望他有危險，希望他能留下來平平安安的度日。

「妳等著吧，我一定會當個大將軍，衣錦還鄉，到時候妳等我回來……」說到這兒，他一張俊臉驀地漲紅，那句等我回來娶妳，赧然的遲遲說不出口。

「我聽說大將軍年紀都很大了，等你當到大將軍會不會很老了？」聽她這麼說他急了，脫口而出，「我會拚命殺敵，最多三年，不，四年，我一定回來，妳別、別……」別嫁人那幾個字，到嘴邊又被他吞了回去。

他說不出口，空口無憑，他不知道該拿什麼來向她承諾，讓她等他回來。

兩人身分天差地遠，他若不拚個將軍回來，他拿什麼來迎娶她？

她看著他，不解的問：「別什麼？」

「妳、妳……等我回來，我一定會當個大將軍。」說到這兒他瞅著她，耳根子有些發紅，「等我當了大將軍之後，妳說當我的夫人是不是會很威風？」

「應該會吧。」她不想他當什麼大將軍，她只想他好好的。

「那妳、妳想不想、想不想當……大將軍的夫人？」他緊張的結結巴巴，說完後一張清俊的臉孔漲得紅通通。

白蘊惜一愣之後，才明白過來他的意思，他這是想要娶她為妻，她柔美的臉龐頓時羞紅了，赧然的垂下臉，兩手緊張的絞弄著衣襟。

見她抿著唇，紅著臉卻不答腔，崔開平情急的追問：「妳妳妳是不是不相信我能當大將軍？」他相信憑著自個兒學到的這身本領，定能在戰場上殺敵建功。

她連忙回道：「不，我相信你。但戰場凶險萬分，我不願意你拿命去與人廝殺。」

「我不怕的。」他笑咧著嘴，一臉自信的拍胸膛，「妳放心，我定會成為大將軍平安回來。」想到什麼，他伸手從懷裡掏出一件東西，喜孜孜的拉起她的手，塞到她手裡，「這玉釧是我娘留給我的，妳拿著。」這是他給她的定情信物，只要她收下，就代表她答應他了。

她垂眸看了眼手裡的玉釧，抬眸迎上他那雙溢滿著期盼的眼神，一顆心撲通撲通在胸腔裡亂撞著。

擔心她不肯要，他急忙指著玉釧說道：「我找人瞧過了，這玉釧質地溫潤，成色極好，能值一些銀子。」

她輕握住玉釧，清麗的面頰染上緋紅，收下了玉釧，羞怯的輕點螓首，細聲說道：「那我先替你收著，」這是答應他了。

見她點頭，收下了他的玉釧，崔開平歡喜得笑眯了眼。

「妳等我，我一定回來娶妳。」

第二章 似夢非夢

房裡，一名穿著鎧甲的男子跪在地上，懷裡抱著一名女子，嗓音悲切嘶啞的質問：

「妳為什麼要服毒自盡？！我已求得皇上網開一面饒恕妳的罪，妳為什麼還要尋死？！」

「我娘家與夫家犯下如此重罪被滿門抄斬，我委實無顏再獨自苟活於世……」躺在他懷裡的女子唇瓣不停的逸出鮮血，她顫巍巍的抬起手，歉然的輕撫著男子的臉龐，「對不起，當年我沒有遵守承諾等你回來……對不起……」在這人生的最後時刻，她放縱自己貪婪的注視著他，能多看他一眼也好。

男子滿臉悲痛，淚流滿面的責問她，「當年妳為什麼不等我回來？為什麼？！」
「我……」她想再多看他幾眼，但視力已逐漸模糊看不清了，但她仍努力張著眼，一眨也不眨的望著他，「我想等你的，真的，我想等你回來，可是姊姊和爹娘……我沒辦法……對不起……是我辜負了你……這枚玉釧還給……你……」

她用盡最後一絲力氣從手腕上解下玉釧，遞到他手上，此時雙眼再也撐不住徐徐闔上，唇瓣輕不可聞的逸出幾個字，「願來生……」

躺在床榻上的白蘊惜從惡夢中驚醒過來，驚悸的張開雙眼，抬手往臉上一抹，發覺自個兒的臉竟濕漉漉一片，意識彷彿仍陷在適才的夢中，胸臆間仍殘留著夢境裡那哀戚絕望之情，久久回不了神。

過了好半晌，白蘊惜才慢慢平復下來。

是夢，不是真的，但夢中的情景清晰得宛如真實，彷彿她真親身經歷了那樣的一生，她心有餘悸的抬手捂著似有些隱隱發疼的胸口。

她耳畔忽然間傳來一道嗓音——

「揚善系統久久向宿主報到。」

她有些恍惚，沒留意到那聲音，嘴裡喃喃說著，「怎麼會作那種奇怪的夢？」
夢裡，她嫁給了別人，但她娘家和夫家因犯下大罪被滿門抄斬，沒一個人活下來，而她是靠著已成了大將軍的崔開平向皇帝求情才留下一命，不過她最終因無顏面對他，也不想拖累他，選擇服毒自盡。

她怎麼會嫁給了別人？她答應了開平哥要等他回來的，離開前開平哥讓她等他四年，今年已是第三年，雖然已有半年多的時間未收到他的音訊，可她相信他一定能平安回來，一定能的，她這段時間時常到善有寺裡為他抄經祈福，菩薩定會護佑他的。

「那是預知夢。」一道聲音在她耳邊響起，似在回答她的問題。

白蘊惜被這句話給震住，詫異的脫口而出，「預知夢？」

「沒錯，這夢是讓妳預見日後將會發生的事。」

察覺不對勁的白蘊惜倏地從床榻上坐起身，「是誰？誰在說話？」她警惕的抬首搜尋著黑暗的房間想找出那說話之人。第一次她以為是自己聽錯，但那聲音接二連三響起，就不可能是她聽錯了。

「我是第九十九號揚善系統，宿主叫我久久即可。」

「什麼揚善系統？你究竟是誰？」白蘊惜蹙眉，眯著眼試圖找出說話之人，這聲音帶著幾分稚氣，彷彿是個孩子，聽不出是男是女。

「宿主真笨，都跟妳說了我叫久久。」稚氣的嗓音透著幾分不耐煩。

白蘊惜心忖該不會是府裡哪個孩子跑來她房裡惡作劇吧。她兩個兄長都成親了，她有三個侄兒，其中最大的七歲，最小的才一歲。

「是裴兒還是桐兒？」她起身下榻，試著想找出那頑皮的孩子。

「我是久久。」那稚氣的嗓音有些不悅。

白蘊惜猛地停下腳步，瞪大眼看著出現在她眼前那巴掌大的小人兒，她驚愕的張著嘴，下一瞬躺回床榻上，喃喃說著，「看來我還在作夢沒醒。」

那小人兒飛到她眼前，氣呼呼的指著她，「妳沒在作夢，妳醒了！妳真是蠢死了，我都現身讓妳看，妳竟然還以為自己在作夢，難怪日後下場會那麼慘。」
瞪著眼前穿著一襲紅色襦裙，白髮紫眸，五官精緻可愛的小人兒，白蘊惜滿臉驚疑。

「妳說我不是在作夢？」她的話讓她一時分不清自己究竟是仍在夢裡，抑或已經甦醒。

一怔之後，她抬手咬了自個兒的手指一口，指尖疼痛的感覺令她猛然從床榻上跳了起來。

她哆嗦的指著在她眼前凌空而立的小人兒，「妳妳妳是妖精嗎？！」只有妖精才能變得這麼小吧。

白髮紫眸的小女孩氣憤的噘嘴扭腰，「久久才不是妖精，久久是第九十九號揚善系統，是特地來幫妳這個笨宿主扭轉命運的。」

感覺得出這個宛如妖精的小人兒似乎對她沒有惡意，在聽見她最後一句話後，白蘊惜錯愕的問：「扭轉命運？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之前讓妳作了預知夢，若妳不扭轉命運的話，那夢裡就是妳此生的下場。」回想起先前那場夢，白蘊惜震驚的盯著她，「妳的意思是說那夢裡的事是真的？」

「沒錯，倘若妳沒有扭轉命運，那些事都將一一發生。」

白蘊惜緊蹙眉心，仔細再回想一遍夢境裡的事。

不像往常那般，醒來後便會把夢見的事忘了個七七八八，這回夢裡所發生的事仍清晰得歷歷在目。

垂眸細思片刻，她抬眼注視一襲紅衣的小人兒，努力穩住心緒，試探的詢問：「妳說夢裡那些事都會發生，而妳是來幫我扭轉命運？」

「沒錯。」

「為什麼妳要來幫我？」白蘊惜問出心中的疑惑，對小人兒所說的話她仍半信半疑，並不全然相信，畢竟這一切太匪夷所思。

久久端著一張臉，嚴肅的說道：「因為妳七世行善，救助過不少人，所以此生上天給妳一線生機，派我來助妳扭轉今生的命運。」

「我既然前七世行善，今生難道不該有善報嗎？為什麼還會發生夢裡那樣的慘事？」白蘊惜狐疑的問。

「妳雖七世行善，但都是濫好人，不懂得分辨是非，人家求助妳便相幫，有時候好心卻被利用做了壞事猶不自知，所以七世皆不得善終。上蒼念妳心善，這才給妳一個機會扭轉命運。」

聽完她所說，白蘊惜不知所措的呆愣住了。

「妳要是不相信，明日一早就能證實我有沒有騙妳。妳要記住，妳能否扭轉命運，全在妳天亮後所做的決定。」提醒完她這事，久久便倏然消失在她眼前。

白蘊惜驚愕的瞪大眼，四下查看都見不到小人兒後，她忍不住懷疑適才是不是幻覺，試探的再叫了幾聲。

「久久、久久……」下一瞬，她耳邊響起一道稚氣的嗓音。

「沒事別叫我。」

還在！白蘊惜再找了找，仍是見不到小人兒，只得放棄，坐在床榻仔細思量她所說的話。

久久說的話與她先前作的夢都太不可思議，教她不知該不該相信。

因著這事，白蘊惜有些心神不寧，待天亮洗漱後去向娘親請安時仍想著這事，一時沒拿穩茶盞打翻了，被潑出來的熱茶給燙了手，低呼了一聲。

旁邊的青兒連忙過來收拾茶盞，另一名侍婢荃兒趕緊掏出手絹把她手上潑到的熱茶給擦乾淨。

正與繼女白昭嫻說話的顧氏聞聲覷向女兒，「蘊惜，妳是怎麼回事，打一進來就恍恍惚惚的，可是昨晚沒睡好？」女兒過來時，她就留意到女兒神色有些不對勁，但因她心中記掛著另一件事，也沒多問。

「嗯，昨晚作了個惡夢，沒睡好。」白蘊惜輕點螭首。她柔雅清麗的面容生得與顧氏有五分相似，但顧氏比她更豔上幾分，雖已年近四旬，仍風韻猶存。

「好端端的怎麼會作惡夢？」顧氏關切的問了句。她雖是白府主母，但卻是白鼎然的元配夫人病逝後才由側室抬為正室。元配張氏替白鼎然生下兩個嫡子、一個嫡女，而她膝下只生了白蘊惜一個女兒。

「女兒也不知。」白蘊惜搖首。

一旁的白昭嫻哼了聲說道：「我看妹妹八成又是看了那些雜書，才會作惡夢。」

白蘊惜沒多做辯解，應了聲，「也許吧。」

見女兒沒睡好，顧氏想讓她回去補個眠，遂朝兩個媳婦和女兒擺擺手，「妳們都回了吧。」而後叫住繼女，「昭嫻留下。」

跟在大嫂後頭，走到門前的白蘊惜聞言一愣，回頭看了母親一眼，她記得那場夢境就是從這裡開始的。

「娘怕是有好事要告訴昭嫻呢。」她二嫂武蘭輕笑著挽著她的手走出去。白府裡沒有庶女，只有兩個嫡子、兩個嫡女，兄弟姊妹不算多，加上顧氏平素裡為人圓融，姑嫂婆媳之間倒也十分和睦。

「是什麼好事？」白蘊惜脫口問道。

「自然是喜事。」昨晚已先一步從丈夫那裡聽聞消息的武蘭笑道：「妳姊姊昭嫻要婚配了。」

白蘊惜不自覺的掐緊掌心，追問：「是哪戶人家？」

武蘭回答了句，「是安定侯的次子張泰。」說完後，見白蘊惜一臉驚詫，她納悶的問：「妳這是怎麼了？」

「沒……沒什麼……」白蘊惜努力讓自己鎮定下來，朝二嫂歉聲說了句，「二嫂，我頭有些疼，先回房去了。」

武蘭瞧她臉色確實不太好，關心的問了句，「可要叫大夫來瞧瞧？」

「不用，我回去歇會兒就好。」說完後，白蘊惜快步朝自己住的小院走去，兩名侍婢也趕緊跟上去。

回到小院，白蘊惜將侍婢遣了出去，把自己關在寢房裡，神色不安的在房裡徘徊

著。

爹要將姊姊許給安定侯次子，這跟她先前所作的那場夢一模一樣。

安定侯是張貴妃的弟弟，五皇子的親舅，掌握了須州四萬駐軍。

約莫兩、三年後，安定侯會隨著五皇子舉兵叛變，她爹也投向五皇子，最後五皇子功虧一簣，白家與安定侯一家被滿門抄斬。

這些都是她從那場夢境裡得知的，倘若待會兒姊姊也像夢裡一樣來找她……

另一邊顧氏的院子裡，顧氏將白鼎然要將白昭嫻許配給安定侯次子之事告訴她。

「……妳爹與安定侯有些交情，剛好安定侯次子今年十八，妳今年也十七了，都到了婚配的年紀。兩人先前遇上，這說著說著正好說起了你們的婚事……所以不久張家就會來問咱們交換庚帖。」也就是兩家打算要結親了。

「我不嫁給張泰！」白昭嫻脾氣不好，繼母顧氏也一直縱著她。此刻在得知父親想安排她嫁進張家，頓時忍不住怒聲反對。

顧氏見狀微蹙起眉，但語氣仍是一派溫和，「這安定侯府如此顯貴，能與他們結親算是咱們高攀了，這門親事妳爹和我都很滿意，妳嫁過去絕不會委屈了妳，妳為什麼不嫁？」

「我不想嫁就不想嫁。」她不肯說出理由，任性的道。

「這親事是妳爹親口和安定侯定下，妳爹和我為了妳的婚事可是費了不少心，相看不少人家這才挑上了張家。這張泰論才能和家世都是頂好的，妳對他還有什麼不滿意？」顧氏不解的問。

「我瞧不上張泰。」

「我見過這張家二少爺，他生得一表人才，才學也不錯，哪點讓妳瞧不上？」顧氏耐著性子繼續溫聲問道。她掌管白家十幾年，對繼女的心思一清二楚，心下明白她是因何不想嫁給張泰，但有些話不能由她說出來，要由繼女自個兒說，她才好安排接下來的事。

「我就是看他順眼，不想嫁給他。」白昭嫻始終不肯說出理由，只是一味挑別著張泰。

「那妳想嫁給誰？」顧氏冷不防地問她。

「我想嫁給……」話到唇邊，白昭嫻連忙閉上嘴。

瞟她一眼，顧氏輕嘆一聲，溫言道：「我雖不是妳生母，但這些年來一直拿妳當親生女兒一樣看待，我甚至待妳比親生的女兒蘊惜還要寵，妳自個兒說，這些年來我可有說過妳一句不是或是錯待過妳？」

白昭嫻咬著唇瓣搖頭，繼母待她確實不差，打小到大沒罰過她、罵過她，更沒苛待過她。

「這門親事是妳爹為妳一手安排，妳若不說個理由，妳爹那邊我可不好替妳說去。」顧氏循循善誘，想讓她說出心裡話。

「我……」抬眼望著繼母，白昭嫻猶豫須臾，終於說出心裡話，「我有傾慕的人

了。」

顧氏聞言，故作驚訝的問：「妳有心慕之人？是何人？」

「是、是……」白昭嫻紅著雙頰，羞怯的吐出一個名字，「是邵由。」

「這邵由是何人？」顧氏一臉納悶的再問，心下卻早知這邵由是何人，連白昭嫻是如何結識此人都一清二楚。

「他是一個舉子，明年要參加會試。」提到他，白昭嫻又羞又喜的接著說：「他說了，若是他考中進士就要迎娶我過門，所以我不能嫁給張泰。」

「倘若他沒考上進士呢？」

白昭嫻被顧氏反問得一愣，似乎渾然沒想過會有此種可能，下一瞬才又信心滿滿地說道：「他滿腹才華，一定能考上進士。」接著她放緩語氣央求道：「求母親幫我同爹說說，我不嫁給張泰，我要嫁給邵由。」

顧氏一臉為難的蹙眉，「不是母親不肯幫妳，只是這事不好辦。這可是妳爹親口與安定侯定下的親事，可推不得。」說到這兒，她瞅她一眼，意有所指的再道：

「這親事若結不成，妳爹說不得會得罪安定侯，無論如何，咱們家總要有人嫁過去才成。」

白昭嫻張口想說什麼，在聽完她最後那句話時忽地心領神會，「咱們家又不只我一個女兒，這親事可以讓給蘊惜，讓蘊惜嫁過去啊。」

「這怎麼成，妳爹與張家說的可是妳。」見白昭嫻如她所願說出這番話來，顧氏眼裡流露一絲滿意，臉上卻裝出詫異之色。

「我與蘊惜都是嫡女，我嫁過去和她嫁過去還不都一樣，我這就去同蘊惜說。」

白昭嫻說完便迫不及待的去找妹妹，只要說服妹妹同意，屆時她們兩姊妹一塊去找父親，定能說動父親答應。

看著她跑出去的背影，顧氏唇瓣漾起笑意，端起茶盞淺啜。有些話若是由她去同丈夫說，他未必會肯答應，說不得還會怪她偏心自個兒的女兒，但若由白昭嫻來說，那可就不一樣了。

她很滿意安定侯這樁婚事，女兒若能嫁進張家，日後也能有個依仗。

白蘊惜靜靜坐在房裡等著，沒等太久，她的房門猛不防被人給推開，白昭嫻走了進來。

白蘊惜心頭一跳，抬眼覷向她，下意識的屏住呼吸等著她開口。

「蘊惜，我不嫁給張泰，妳替我嫁給他。」白昭嫻一進來便說道。

「……」白蘊惜張了張嘴想說什麼，發現自個兒竟一時發不了聲。一樣，就跟夢裡姊姊所說的話完全一樣。

見她不吭聲，白昭嫻以為她不明白自己在說什麼，仔細解釋，「爹替我定下了安定侯這門親事，可我不想嫁給張泰，這婚事讓給妳，妳嫁給他。」

白蘊惜深吸一口氣，穩住心緒，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白昭嫻在桌前坐下，沒回答她的話，試圖想說服她，「那安定侯有個貴妃妹妹，

又是皇上最疼的五皇子的舅舅，身分如此顯貴，爹和妳娘都很滿意這門婚事，尤其是妳娘，我看得出來她巴不得是妳嫁進張家，所以這親事我讓給妳。」後面幾句話是她知道白蘊惜一向很聽她娘的話，特地加上去的。

「這親事既是爹爹替妳定下的，豈能相讓。」說出這句話時，白蘊惜心中一凜，這話似乎也同她夢裡一樣。

「只要咱們倆姊妹說好，再一塊去找爹說，爹不會不答應，橫豎咱們倆都是白家的嫡女，誰嫁過去都一樣。」

「不，我不能搶了姊姊這門親事，況且長幼有序，怎麼樣也該姊姊先出閣才是。」她再次聽見自己說出與夢裡相同的話來。

「這是我心甘情願讓給妳的，怎麼能說是妳搶的。」見她沉默著不答腔，白昭嫻抓住她的手，索性坦白說了，「我老實告訴妳吧，我心裡早有別人了，絕不能嫁張泰，好妹妹妳就答應我，替我嫁給張泰吧，成全姊姊。」

白蘊惜沉默地摸著繫在手腕上的玉釧，姊姊所說的話與她夢裡相似，至此她幾乎相信了夢裡的事，以及久久告訴她的那些話。

白昭嫻接著再說：「我同邵由約好了，等他中了進士就要娶我過門，我絕不能嫁給別人，倘若不能同邵由在一塊，非要逼我嫁給張泰，我情願去死。蘊惜，妳不會忍心眼睜睜看著我去死吧？」

白蘊惜神色複雜的看著她，在夢裡，她就是禁不住姊姊不停的懇求，還有後來娘的勸說，於是犧牲了自己、辜負了開平哥，答應了她。

見她仍是不肯答應，白昭嫻沉下臉，「難道真要我跪下來求妳嗎？」

白蘊惜徐徐出聲，「姊姊若不想嫁，不如直接找爹爹回了就是。」

「爹都同安定侯說好了，哪推得了，蘊惜妳就幫幫姊姊這一回吧，姊姊這一生都會記住妳這個恩的。」白昭嫻罕見的軟語相求。

「……」白蘊惜張著嘴，還未出聲，耳邊傳來久久的聲音警告她——

「妳若想扭轉命運，就別再當濫好人。」

白蘊惜一怔，見姊姊似乎沒聽見久久的聲音，她垂下眼，想起夢裡最後那一幕情景，她抬眸望著白昭嫻，狠下心語氣堅定的拒絕了她。

「姊姊，這件事我不能答應妳。妳若不想嫁給張泰，我可以與妳一塊去見爹爹，求他將這婚事給退了。」那場夢裡，一切的悲劇都源自於這樁婚事，白家絕不能同張家聯姻，她也絕不能像夢裡一樣辜負了開平哥。

「爹決定的事哪裡能輕易更改，何況這婚事還是爹爹親自同安定侯定下來的，這張家都要來換庚帖了，咱們府裡總要有一個閨女嫁過去張家才成。」白昭嫻急得拉著她的手央求道：「蘊惜，妳沒心上人，嫁誰都一樣，妳就當幫姊姊吧，替姊姊嫁到張家去。」

白蘊惜脫口而出，「我也有心悅之人。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白昭嫻以為自個兒聽錯了。

「我說我也有心悅之人，我不能嫁給張泰。」適才已把藏在心裡的祕密說了出來，再說一次也沒那麼難了。

「妳真有心悅之人，妳可別騙我？」白昭嫻懷疑的瞅著妹妹，不相信性子一向柔順的妹妹也瞞著人，偷偷有了心上人。

「我沒騙妳，是真的，所以我不能替妳嫁給張泰。姊姊既不願嫁給他，我陪妳一塊去求爹爹，讓他取消這門婚事。」夢裡她犧牲自己成全了姊姊，替她嫁給張泰，卻落得那樣的下場，最後還害得開平哥為她悲痛欲絕。

為了白家，為了開平哥，她不得不硬起心腸，她無論如何都不能再如夢裡那般心軟的答應姊姊。

「爹不會退親的！」被她拒絕，白昭嫻氣急敗壞的跺著腳。「我不管，我絕不會嫁給張泰，要嫁妳去嫁。」說完，她氣呼呼跑了。

白蘊惜按著微微顫抖的雙手，深吸了一口氣，喃喃問：「久久，我拒絕姊姊了，是不是就可以扭轉命運了？」

「哪有那麼簡單，後面還有很多事等著妳呢，這只是第一步。」久久稚氣的嗓音在她耳邊響起。

第三章 不嫁他人婦

「能與安定侯攀親，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，妳姊姊不想嫁張泰，這麼好的機會，妳為什麼不答應她？」顧氏的寢房裡，她沉著臉責備女兒。

不久前，從白昭嫻那裡得知女兒竟回絕了她的要求後，顧氏便差人將女兒叫過來，又將下人全都遣了出去，仔細問話。

「娘，我三年多前已答應一人要等他回來，所以我不能嫁給張泰。既然姊姊也不想嫁，不如請爹退了安定侯府這門親事。」已將崔開平的事告訴白昭嫻，白蘊惜也沒再瞞著母親。

她先前作的夢裡，安定侯府日後會跟著五皇子一起叛變，爹也牽涉其中以致連累白家，所以這門親事是絕不能結的。

顧氏聞言，驚怒的追問：「妳說的人是誰？」在她眼皮子底下，她竟不知女兒何時竟與人有了私情。

女兒性子可不像白昭嫻那般野，時常跑出府去玩，她平素裡多半待在府裡，哪有機會能結識什麼男子。

「他是善有寺方丈收留在寺裡的孤兒，在三年多前從軍去了。」若那夢是真的，那麼他將會成為名震一方的大將軍。

聽聞對方不過是個孤兒，在外人面前一向溫婉的顧氏此刻面帶愠怒的斥責女兒，

「妳可是堂堂太守千金，他這樣的出身豈能配得上妳，娘絕不會同意妳跟他的事，妳必須嫁給張泰，只有他那樣的家世才能配得上妳。」

見母親就像夢裡那般，與姊姊一起執意要她嫁給張泰，白蘊惜急道：「娘，咱們白家絕不能跟安定侯家結親，以後會招來滅門之禍的。」為了證實她沒騙母親，她喊著久久。

「久久、久久，妳出來告訴我娘，白家以後會被張家拖累滿門抄斬的事。」

聽見女兒這話，顧氏錯愕的瞪著女兒，「妳在胡說什麼？」

「娘，我沒胡說，這些都是久久告訴我的。久久，妳快出來見娘啊。」白蘊惜焦

急的喚道。

久久稚氣的嗓音慢吞吞回道：「沒用的，這世上只有妳能看見我、聽見我，其他人都看不見也聽不見。」

「為何會這樣？」白蘊惜呆愣的問道，娘見不著久久，怕是不會相信她的話。

「因為天機不可洩露。」久久只回了她一句，就沒再出聲。

顧氏狐疑的瞅著女兒，「蘊惜，妳究竟是怎麼了，妳在同誰說話？」房裡除了她和女兒，壓根沒其他人在，女兒這般異常的模樣讓她忍不住有些擔心。

「我……」沒辦法洩露久久的事，白蘊惜有些無措，不知該如何讓母親相信她的話。

顧氏拍拍女兒的手，放緩嗓音，「娘讓妳嫁給張泰也是為了妳好，張家可是侯爵之家，又是張貴妃的娘家，和五皇子的舅家，這麼顯貴的家世求都求不來。妳姊姊竟然不要，這可是便宜了妳，妳得抓住這機會呀。娘只生了妳這麼個女兒，別的也不求，只求妳有個好歸宿，娘才能安心。」

白蘊惜自是明白母親的用心良苦，但張家這門親事真的不能結。為了說服母親，情急之下她說出夢裡的事，「娘，今早我不是說我昨晚作了個惡夢嗎，實際上我作了個預知夢，夢見了以後會發生的事。」她接著將夢境裡的事告訴母親。

「……所以咱們絕對不能同張家結親，那會害得我們白家被張家牽連，而獲罪被滿門抄斬。」

聽完女兒所說，顧氏皺眉輕斥道：「妳這是什麼亂七八糟的夢，我聽說當今皇上如今最寵愛張貴妃，妳爹私下告訴我，皇上將來立儲，多半會立五皇子為太子，他怎麼會為了奪嫡而叛變，這沒道理呀，妳那夢裡的事怕是不可相信。」

白蘊惜正色說道：「娘，那真是預知夢，今天姊姊和您要我替她嫁給張泰，都在我夢裡出現了，我不知道日後五皇子為何會叛變，但咱們絕不能同張家結親，那會給白家招來禍事啊！」

思及夢裡崔開平為她的死而悲切落淚的神情，白蘊惜心頭一緊，哪怕不為白家，只為了他，她也不能辜負他，嫁給別人。她既已收下他的玉釧，定要等他回來。說完，她朝母親下跪，求道：「娘，女兒不會騙您，為了咱們白家好，女兒絕不能嫁給張泰。」

「妳這是做什麼，快起來。」顧氏扶起女兒，聽了女兒這番話，她心裡雖不太相信，但難免受了些影響，有些煩亂，「這事妳讓娘再想想。」

翌日一早，顧氏院子裡，兩個兒媳和白蘊惜都來到屋裡向她請安，但遲遲不見白昭嫻。

顧氏也不以為意，這些年來白昭嫻也不是日日都會過來向她問安。

幾人一邊飲茶一邊敘著話，二媳婦武蘭和長媳江蓉婉提起了安定侯府的親事。

「也不知道昭嫻是不是知道要嫁進張家，害羞的躲在自個兒屋裡，打昨兒個我就沒見著她呢。」武蘭笑道。

江蓉婉呷了口茶，淺笑著說：「難得她也會害羞。對了，母親，這安定侯府什麼時候會派人來換庚帖？」

顧氏瞅了安靜坐在一旁的女兒一眼，她昨夜想了半宿，覺得女兒的夢雖有些匪夷所思，但她只有這麼一個女兒，也不敢拿她的終身大事來賭，萬一真像女兒夢裡那般，豈不是害了她、也害了白家。

雖有些可惜，但須州也不是沒其他的好人家，因此她心裡已打消讓女兒嫁給張泰的念頭。

顧氏張嘴正要說什麼時，這時一名下人神色匆忙的進來稟道：「夫人，不好了！」見那下人是在白昭嫻身邊伺候的侍婢，顧氏納悶的問道：「出了什麼事？」

「大小姐她留書出走了！」侍婢將帶來的一封信遞上去。

顧氏聞言一驚，她身邊的一個婆子連忙接過信交給顧氏。

顧氏拆開信看完，怒斥一聲，「簡直荒唐！」

武蘭與江蓉婉相覷一眼，忙問：「母親，昭嫻信裡寫了什麼？」

「妳們自個兒看。」顧氏將信遞給武蘭，神色凝重的看向坐在一旁的女兒。

白昭嫻留書私自出走，這張家不日就要來換庚帖，屆時若找不回她，到時候只怕女兒不得不嫁給張泰。

這原本是她求之不得的事，可在聽了女兒那個夢之後，她心裡免不了有個疙瘩。武蘭和江蓉婉看完信訝然道：「昭嫻怎麼這麼糊塗，竟為一個男人不肯嫁給張家二少爺，私自出走。」

顧氏吩咐身邊婆子去找府裡的總管，讓他派出府裡下人去將白昭嫻找回來。

「這事不得聲張，妳讓他們暗地裡找。」

那婆子應了聲，領命去找總管。

顧氏接著肅聲警告屋裡所有人：「出了這個門，全都把大小姐留書出走的事給我爛在肚子裡，不得洩露一句。」

下人們全都福身答了聲是，武蘭和江蓉婉也應了聲。

「母親，當務之急是要先把昭嫻找回來，要不我也派我房裡的幾個丫頭一塊出去幫忙找。」對白昭嫻竟為了一個男人不惜私自出走，也不肯嫁給張泰，武蘭心中不齒她的所為，但她也是白家人，昭嫻的事若傳出去，她難免也要被人笑話，因此也想盡快將人找回來。

江蓉婉也附和了聲，「我房裡的下人也可以派出去幫著找。」

一直沒出聲的白蘊惜眉心緊鎖，她沒料想到姊姊在被她拒絕後，竟會一走了之。倘若找不回她，爹震怒之下更不可能退了張家的婚事，那最後只怕會要她嫁給張泰，若是如此，豈不是跟她夢境裡一樣。

她掐著手裡的絹帕，不成，她不能讓這種事發生。

回到自己的房裡，她將下人遣出去，出聲詢問久久——

「姊姊留書出走，萬一我爹要我嫁到張家去，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宿主想扭轉命運，就不能嫁進張家。」久久稚氣的嗓音在她耳邊提醒她。

「那我該怎麼做？」白蘊惜求助的問道。

久久的虛影浮現在她眼前，小嘴兒得意的高高翹起，兩手叉著腰，說道：「這就輪到久久出場了。」說著，她小手朝她比了個三，「妳有三次機會能從我這裡得到三枚錦囊，每枚錦囊裡都有一個提示，能助妳渡過難關。」

聞言，白蘊惜滿臉驚喜，迫不及待道：「真的嗎？那妳快把錦囊給我。」

久久眉毛一挑，鄭重警告她，「妳要記住，妳可是只有三次得到錦囊的機會，若是用光就沒有了。」

白蘊輕點螭首表示明白，而後朝她伸出手，「把錦囊給我吧。」這次的事她委實想不出該如何解決，只能寄望錦囊。

久久的手凌空一點，眨眼間，白蘊惜手上便出現一枚銀白色的錦囊。

白蘊惜瞪著手上憑空出現的錦囊，愣了須臾後才回過神來，急忙打開錦囊，從裡面取出一片拇指大小的竹簡，望著上頭寫著的兩個字，她呆怔了片刻，訥訥的問了句——

「服蝦？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這是系統給妳的提示，其他的要靠妳自己。」說完，久久的虛影頓時消失。

白蘊惜盯著竹簡上的字，揣測著上頭的意思，「服蝦，這是要我吃蝦嗎？」可她不能吃蝦呀。

幼時她吃了一回蝦，而後便……於是娘不准她再吃蝦，她也不敢再吃了，可錦囊的提示竟是讓她服蝦，難道提示給錯了？或者不是叫她吃蝦，而是有別的意思？白蘊惜狐疑的垂眸思忖，半晌後，想起當年吃蝦後發生的事，她靈光一閃，莫非竹簡的用意是讓她……

顧氏將白昭嫻留書出走的事告訴丈夫白鼎然，他勃然大怒的責備顧氏。

「妳是怎麼管這個家、怎麼教養女兒？竟然讓昭嫻做出這種事來！這事若是傳出去，我白家的臉面還要不要？！」他面容端正儒雅，雖已年近五十，看起來也不顯老。

顧氏沒有辯駁，溫順的認下錯，「我也沒想到昭嫻會這麼大膽私自出走，這件事確實是妾身的疏失，我已讓總管暗地裡派人去找她。」

見她低眉認錯，白鼎然稍稍息怒，「若是讓安定侯知道這事，這樁婚事怕是保不住，不成，不能再安排昭嫻嫁給張泰，改成蘊惜。等張家派人來拿庚帖時，妳就拿蘊惜的給張家。」

雖有料想到丈夫可能會這麼做，但此時聽他親口說，顧氏心頭還是免不了有些驚訝。

「老爺要讓蘊惜嫁進張家？」

「她和昭嫻都是嫡女，兩人年紀又只相差了一個月，誰嫁進張家都一樣，這事我會同安定侯提一提，就說昭嫻幼時已定過親，不能嫁給他家二公子。」想好了這事的解決辦法，白鼎然面色也緩和了下來。

顧氏想起女兒說的夢境，試探的問了句，「老爺不能退了這樁婚事嗎？」

「為何要退了這樁婚事？如今想同安定侯結親之人多不勝數，難得他想與咱們結親，豈有往外推的道理。再說妳不是一直想替蘊惜安排一門好親事，昭嫻沒這福氣，剛好給了蘊惜，妳還有何不滿？」白鼎然詰問。

「這安定侯門第太高，我是擔心咱們蘊惜高攀不起。」

「蘊惜也是我的女兒，怎麼會高攀不起。」以為她是擔心自個兒的出身，白鼎然安慰了她幾句，「妳莫要想太多，妳如今是我的正室夫人，不再是側室，蘊惜自然也不再是庶女，而是我的嫡女，她的身分就同昭嫻一樣。」

「但我娘家還是比不上姊姊的娘家，怕張家會嫌棄她。」為了女兒，顧氏盡量試著勸丈夫改變心意，退了這門親事。

「安定侯願意同咱們結親，看上的不是妳的娘家，而是咱們白家。」白家也算是大族，除了他這個須州太守，他還有一位堂兄在京裡任官，另有兩位族兄也在其他地方上任。「好了，這事妳別想太多，去準備蘊惜的庚帖，另外她的嫁妝也可以開始置辦了。」

明白丈夫主意已定，顧氏也不好再多說什麼。

回了自己住的跨院，沉吟須臾，她讓人叫來女兒把這事告訴她。

「妳爹打算要讓妳嫁給張泰，娘也勸阻不了妳爹。」

聞言，白蘊惜沉默一瞬，輕點螓首，表示知道了。以為她這是答應了，顧氏勸解她幾句，「妳別拿夢裡的事當真，娘曾聽人說，夢裡的事有些是同現實相反的呢，所以妳作的夢說不得也是相反的，咱們白家不僅不會有事，也許還能藉著安定侯府更上一層呢。」

「嗯，女兒告退。」知道母親已為她的事盡力了，白蘊惜不想再讓母親為難，因此沒有再多說什麼。

離開母親的跨院，回了自己的寢房，白蘊惜讓人取來筆墨紙硯，坐在案前默默抄寫著經文。

以往她心煩時，便會藉著抄經來讓自己靜下心來。

抄完一部經，她耳邊響起久久稚嫩的嗓音。

「妳可想好要怎麼做了？」她只能給錦囊，不能替她出主意，擔心她看不懂錦囊的提示，久久有些擔心的問。這次是她生命中最至關重要的一次，可不能出錯，一旦出錯，她的命運恐怕再難以挽回。

白蘊惜垂眸注視著適才抄寫的經文，沒回答她。

久久忍不住有些急了，虛影浮現在她面前，白髮紫眸的小臉緊張的道：「哎，妳是不是真看不懂呀，妳怎麼這麼笨啊，妳再好好想一想，用心想一想，妳若真嫁給張泰，妳跟你們白家就完了。」

白蘊惜抬眸望著眼前僅巴掌大的精緻小人兒，見她一臉著急的模樣，覺得頗有趣，忍不住輕笑出聲。

「妳怎麼還有心情笑？」久久忿忿的指著她的鼻子。

「妳這是在替我擔心呀。」

「我被派來幫妳，自然是希望妳能成功扭轉命運，否則我豈不是白來一趟。」

「若我沒有成功改變命運，最後下場仍如夢裡那般，妳回去會受罰嗎？」她好奇的問。

「受罰是不會，但是會被扣一百個積分。」每完成一件任務，她就能得到一百點積分，等積滿五千個積分就能得到獎勵。獎勵可以自己選，例如可以去投胎成人，或者提升系統功能，升到更高一等的世界去。

她如今已有四千九百個積分，這次任務完成後就積滿五千了，她早已想好要嘗嘗當人的滋味，只要完成這件任務，她就能去投胎轉世當人啦。

若是這次失敗，她就會被倒扣掉一百點的積分，還得再完成兩次任務才能積滿五千，所以為了白蘊惜和她自己，這次的任務都絕不能失敗。

白蘊惜微微一笑，「妳放心吧，我已想到要怎麼做了。」

「妳想怎麼做？」久久忙不迭追問，她雖然不能幫忙出主意，但能幫著參詳參詳，萬一白蘊惜想到的辦法太蠢，得讓她趕緊再想一個。

白蘊惜將自己依著錦囊提示所想到的辦法，告訴久久。

聽完後，久久用一種孺子可教也的眼神看著她，「妳這辦法聽起來不錯，讓對方主動退親，你們白家還不會因此得罪安定侯，只不過妳得要受點罪。」

見久久也贊成她想到的法子，白蘊惜高興道：「若是能因此改變我和白家的命運，受點罪也是值得的。」

Crescent Family